

仲蔚先生集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九

吳郡俞允文著

銘

座右銘并序

余平居多病每念日月易耗而年且四十荒怠
無成惧終泯泯竊自痛艾思所以檢身之方偶
讀崔子玉座右銘喜其詞約而理至或可企而
行之其後陳伯玉白樂天輩並皆繼作雖大抵
不及子玉庶亦略盡矣而終非吾所得因深

省其闕續為座右銘云

勿蹈人所嫌勿擇己所便當貴慎勿趨退而乃
諱言臨富慎勿希居而厭其貧勿昏委諸命已
則不能勤勿徇飄飄名反使喪其真固窮要之
死弱操焉足敦嗜慾敗節義專貨則滅親浮言
久乃賤多事生埃塵伏謀佞天紀荒慮耗精魂
厚善難為基纖惡易成根善惡由一域共路險
孟門幸慎戒之哉永永令名存

四銘并序

余既為座右銘又嘗以古有欬器挈壺玄鑑靈
鐘四器並有深理足為鑒戒故復為之銘以補
座右之未備云

欬器

爰有欬器其音鏗鏗不可以擊其體欵欵不可
以福基此虛舟胎乎滿撲履中斯正懷盈必覆
顯顯君子尚象作則展彼天道有畧有食矧如
之人悖之能吉保冲致和芳謙受益式是茂勗
以永令德

金仙傳卷之二
第廿一
二
挈壺

爰有挈壺窮神盡制揆景司刻造分昏旦參紀
律曆物以榮衰時由代革一往一來微若呼噏
日居月諸綿載萬億在古聖哲疾焉是惜孔亟
朝聞周戒夕惕來短去多難得易失式是茂勗
以永令德

玄鑑

爰有玄鑑竅象規規含此明德延光納照物無
枉區唯日與火反觀則忒人之能觀好惡是辟

山呈若茲鑑昭我真則妍媸互形衰榮畢集彼雖
無知鮮不自飭鑑道若斯何有迷惑式是茂勗
以永令德

靈鐘

爰有靈鐘豐山之崩天委異質應霜而鳴無假
考擊惟以虛受亦以虛出清疏萬籟洪暢八極
其來有感其去無迹既似俟時又類守默豈若
庸音與衆齊律至哉希聲養器怕寂式是茂勗
以永令德

龍尾石研銘

懿茲天琛出自幽穴含負太玄丁此毀缺沐之
清源華呈晝列粲粲敷文千歲不滅

井銘

并序

徐使君子與為歲書高齋其中庭深廣不踰百
尺去庭之半累石為山山之隙穿土為井井泉
清溢於茗飲最良凡盥漱溉滌咸于是乎取之
子與以為是井於吾齋為有功宜刻銘以示永
久銘曰

惟井之功利物實滋當暎而溢深緘不施清氣
朝升踈寒夏淒神龍來蟠合耀重暉昭刻後世
使君所開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

吳郡俞允文著

誄

東海徐公誄

徐公諱 字 長興人也負義任俠而拳勇

好擊刺之術少孤養舅氏家舅氏有仇不能報
公日夜袖鐵椎椎殺仇仇懼為謝過乃釋之家
貧身自力作甚苦至與兄弟分財多所推讓以
故人大義之晚末喜觀書大畧禪琴咏歌以自

娛其志又治山園藝二馴鹿嬉游其中蓋斥絕
人事人亦少有知其盛壯時事者此其志真足
賢哉公之子中行曩者以比部郎中以折減刑
獄至吳郡乃辱往車騎歎言相屬為余道之如
是公時年八十安和逸豫誕綏寵命余因賦詩
為壽以為比部使歸之獻今甫三年忽承委代
遂令高義莫嗣遠識悼心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惟徐之先偃寔誕興肇自栢翳合姓于羸肅肅
邠邠來歸其仁惟仁與義周當之昏于彼姑蔑

以走彭城曰禹曰章葉散條兮天降之祚多有
聞孫爰在于公矯志貞厲依操俠烈游心材技
所尚棄同匪曰詭異厥初不悼丁此哀瘁鞠之
育之實惟舅氏公之戴之之死靡貳惟舅之仇
我則云懟亥推晉鄙離扞秦帝人有之心千載
一致潛耀蓬室底力自肆義發睦親辭豐安匱
藹藹芳風遐迹攸彼惟此道性於何不淑曾是
恬曠以就煩促道遙琴書樹藝業竹春言東臯
延想林園候煦鋤新迎秋刈熟業謝兼求理循

止足恭飼雙麀馴跡巖麓緱山御鶴鄴下牽犢
人禽殊倫冥化偕漢皤皤鄉耆比德焉忍惟昔
哲胤平刑惟明天子命我于吳之疆惠茂幽圉
如熙春陽輿馬翹翹德音洋洋賁我衡闈束帛
是將疇是拔俗以濟謙光惟時聞公既壽而康
文疊疊賀言乃崇其慶彼居之子亦既堂堂鮮
伴白華以莫不臧庶幾百年景福是享胡嬰寢
疾遽爾淪喪嗚呼哀哉惟余與公曾未遘集欽
賢懷仁有邁疇昔煢煢孤嗣增歎累悒踰日踰

月予唁莫及嗚呼哀哉天地幹運萬化相嚴勞
生異塗趨死同城人世代門膠若亂纏其間脩
短孰云能執嗟乎徐公于茲永畢露泣新條風
飄舊陌豈謂常然而不是戚嗚呼哀哉

明故刑部尚書顧公誄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七日刑部尚書長興顧公
卒嗚呼哀哉仁賢殞逝萬世同途而國失師模
民亡瞻恃寧不有遺愛遺直之嗟滋遠滋浚之
感惟古誄德可以叙哀乃為之誄曰

昔自勾吳聿來長興爰及三世公斯挺生厥母
夢麟龍首奮身應符啓運乃徵於神弱冠升朝
詔使輔軒帝紀是纂聲聞九天遂佐於饒惟刑
之理惟允惟明以息奸宄惟是屬邑彼寇震鷺
匹馬馳說授首歸誠僉曰公功禁衛是徵衛尉
憑寵驕恣橫行公開以法莫撓直繩出僉頌表
以董厲羗師徒赳赳大旆煌煌于汀于漳函醜
勳勦雷震濕火實侵予疆時惟新建雄武光光
公實贊之王略是張柳桂煽雷千里相望我振

我旅神干鏘鏘方險既夷稜威彌壯進陟憲副
分隸南昌逆藩始輯招徠叛亡夙夜在公智膽
謀長護口掇拾抑厭靡亢璿玉致美雖菽益彰
累擢方伯齋變知方過矣滇荒苛慝易作乃遷
中丞以拊孱弱議寬嚴嗣甄錄勲庸宣文教
昭洗頽蒙資遣轄車賑給羈窮咸俾萬里歡歸
舊垌化洽時靡四方攸同奄惟內憂承訃亟奔
有于新典投閒杜門十有五載公望復振帝曰
汝往再拊滇民救亂不棘事後歸仁越轉司寇

用削渡文克簡睿聰為國憲程直道見謫猜心
害能改官南部引年見情寵命雖渥時黜青繩
遷延三載終以辭榮言旋言歸稅駕丘林昌祚
第延八十三齡條韜休範永替芳塵嗚呼哀哉
緬惟純德氣茂才良學綜百氏藝窮九章恥一
不知殫思無方繼心溫讓體物弘詳潛德不居
隱善則揚恪從王事允緝典常不忤不矜于何
不臧惟帝穆穆思存厚終于以醞醞丘墓起封
玄冥司節日月既窮誕啓今辰龜筮齋從翼翼

靈輶長遵壽宮嗚呼哀哉猥余薄劣叨承宴私
燔膏膏憇命韻稱詩時加獎飾有邁等夷間嘗
置醴扶榮相携躋躡丹磴田遲翠微雲心泉響
林杪帆移神均遠託景晏忘疲循念疇曩有而
良知豈忘會莖攀挽素綏後然負病望墓增歎
如何一往莫睹光儀嗚呼哀哉

故學士華公誄

并序

萬曆二年夏五月二十七日庚子明故侍讀學
士奉直大夫華公寢疾卒于里第春秋七十有

八嗚呼哀哉公邃學懿範卓冠人倫長譽弘風
白著海宇持懸謬賞彌積歲年未覩光儀遽淪
晏景季子水部克纂先志仍遣訃言知音永乖
有感偏識夫悽愴之旨以誄為先遂用誄之以
累至德是知徐君墓樹終偃芙蓉之枝太尉帷
休不歇桂樹之氣其詞曰

邈矣遐胄宋之公族蟬聯條分允惟戩穀晉有
孝子至性天薦天降之祚以衍嗣續爰居岷隴
族弥熾興越有千祀公斯挺生純諫闡啟爽粹

泚靈舍稟茂德弘劬舊聲弱齡搗藻秀振入羣
敦行孝弟研幾典墳麗辭合趣達意成文豐才
厚蓄廣記洽聞學優時至升朝入仕翱翔翰林
超騰逸軌紛綸弘經汲湛析理靡曠不索無微
不啓芳風颺颺護口銜銜志隆位屈欲往違方
迴跡民部出督淮糧託疾求免隱括韜光既塞
而通乃佐共戎有此顯畫寵命是崇並召儒碩
入侍彤宮雜難疑義以闡道宗公秉撝謙辭還
舊秩六既纂訓光昭懿實竭心亮采以贊王室

遂遷侍讀金幣載錫既建東宮詔諭殊俗屏斥
賕賄傾夷震肅會置宮僚尋擬經局青蠅一穢
終能點玉公復翻然乞覲歸還旁闢園沼娛侍
承顏親反不怡旋起朝班養隆雖敬順志為安
閱試西京甄拔湮淪濟濟豪彥多躋顯尊帝曰
汝賢將傳儲君人之醜正卒以訕聞清濁異源
進退惟時公之攸好匪爵能縻允慈矯節曷容
知幾棄圖獨善懷我秉彝乃葺家宇迺振初衣
高謝纓紱益究辭樓剪剔蕪音以鼓清機機要

之妙曷盡於辭抗義尚行周亟振窮親疎加恩
靡間初終結友恢賢能開心曾風期之昵萬里
遙遙亦既家居城府罕至言念城守狡寇橫恣
首輸私錢堅其險備衆始奮作卒免陷潰且議
時艱田野是經獨徭科畝害去利興鄉邑感德
置祠見情居家入仕為世作程中歲好道端居
保神精粹為徒滿滌穢氣頽齡可制還童反真
如何不吊殲此詰人嗚呼哀哉生必有死位不
滿德自古云然疇能不惻良璧掩耀秀木委質

俞會蔚先生集

卷之五

行路增款曾是為戚余以末學貧病荒沈罔或
交頽課筆通心候承哀訃悔余素襟溘焉往矣
莫報知音嗚呼哀哉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祭文

祭內兄梁貞仲文

某月某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貞
仲二兄之靈曰兄有闊懷洞無町畦衆或嘲哂
兄能不疑兄有長才發為歌詩停綴是耻滿紙
須臾延廣納新家鮮留樹人之有絲待兄而流

以兄之幹無適不宜晚竟齟齬計偕京師遭時
警急顛沛莫支旅食風塵玉色就衰授教平陽
負熾而居宵悻峒布畫鷲烏夷祿既酸寒百指
相隨日纏疾疾寤若囚羈曾不幾時函問倏來
念昔與兄重此睽攜冀兄所若終當轉佳胡遽
以此去我長乖兄嘗自視世罕與期謂我于詞
不以剝為於稠衆中獨異爾施我實庸鄙早落
塗泥欲拔我貧處我幽棲兄今已矣斯言曷追
兄之云亡奄忽經時歸骸阻亂復次河湄千里

游魂飄蕩馬依鳴呼終寥天竟何如日兄之妹
于我而歸唯是先公與時抵巇心既容死痛心
未涯斯固何祥兄復嗣之人之哭死尚有等夷
今我于兄實倍含悽死生道隔永絕音儀焚我
哀言庶或有知嗚呼哀哉尚 享

祭朱侍郎文

嗚呼公有雄才早歲奮跡筮官行人遂遷左掖
寥寥頽頽糾奸屏憲稜威所向靡不脅息然庭
之內公譽有赫再遷南京為京兆丞眾銜信信

白壁青繩一斥不復解體家林公忠其勤悖寶
非致江湖魏闕子牟之心惟公之忠實簡上情
國爵屢加寵賚頻仍咸期大用以贊台衡胡命
不融沉痾遽嬰天子悼我賜命優臻遣祭致哀
營塋起墳輝映玄堂時以為榮公雖徂逝遺芬
不泯矧厥哲胤克樹休聲有如公者雖死猶生
言念某叨奉末姻預聞卜葬將迨嘉辰一旦萬
古痛何可云敬陳茲奠以訣幽明尚 享

祭周虞林文

嗚呼虞林而至然耶子之聰明人不能加以為
黼黻非身之華與今之為又焉足誇乃獨謂古
心之所奢古人不存其器完佳商敦周彝飭置
其家往往異觀翠綠丹砂一室之內子之所安
雜圖與畫救暑徂寒子之嗜之忘事與餐衆嗜
以目或不能坐子有真嗜膠心染肝徒取其直
千金不難子之于書劣歐與顏神入精出寸楮
千言選擇毫穎循意所便自以伯英所未能先
又嗜隱處庸游罕覲匪覲而選如遭屈抑意所

命作篇先年集卷之三十一
不堪矣嘗有七子之所為人實迂之有不謂迂
笑以為竒唯世所少乃始猜疑凡今之人匪勢
則利猛獸鷲鳥所不能屈殖其田廬極心所詣
及其久也禍亦隨至此子之迂吾以為賢子之
死矣亦既三年復有如子吾奚憾焉興嗟予人
人始云然嗚呼如子乃此乎止夫人之生肇自
孩稚從壯而老形若神沮既老以沮以逮沒齒
一何從容彼我意充世之是非殘於胃中白髮
隨顛皆成老翁如此而死涕復奚從今子妙齡

意願未已相視幾時奄迫遽記假子有知豈復
還期萬世之別決於一詞重泉九幽寧復余知
酌子哭子惟以送悲

祭文內翰文

邈矣季子清風肅然誰其紹之先生之賢獨視
千古篤行自專研綜典籍含腴以鮮發為文章
相如馬遷乃與時迂亦復迂邇難以薦聞非心
所便臨組乍縲旋憇丘園隱跡矯時秉操弥堅
閉心靜居心耽其玄篇篆邈隸草葉楷法至於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一

四

善画随意所宣上自王公下逮窮閭爭識宮牆
肩摩踵駢往往四裔碑版摹鑄於惟先生立德
立言遐迹景附猶海納川登享壽考九十三年
子孫彬彬禧祉實餘資始守終德茂山陶今所
追悼位與德偃邦失休範士失師傳胡不懇遣
歸神下泉某忝姻末夙奉光顏心歎目眩瞻望
靈筵申奠告哀以展薄虔尚 饗

祭張通進文

醫世族之嬋媿爰初謀乎燕公劬清芬於累葉

揚厥聲之馮馮惟先生之啓運毓奇秀於鴻濛
蘊內美之信備當蚤歲而奮庸遂牽絲以出牧
應三州之大邦擅奇畫以珥冠亦恢儒而尚農
憫人民之流亡若痼瘵之在躬司爽鳩而慎恤
佯清譽於岱嵩忽累疏而被悃陳孝道於無窮
既予告而歸養愛彌敦而敬隆伊厥考之眉壽
信高朗而令終乃構廬於墓田精誠徹而上通
巢玄燕於帷幕簡素心於帝衷被不次之殊渥
登大僚而顯融肆出納於羣言猶虞廷之命龍

亮竭忠以奉職思日贊乎天聰丁九廟之離穴
遽引咎以自蒙賦歸未以咲傲展五岳之幽踪
遺秀句于巖頂走赤牘於塵中駕靡停於熾暑
席長桂乎隆冬協風期於未覲即傾蓋而交濃
胡冲懷之無忤必虛舟之有容故意雖絕于器
煩而名每薦於羣公猥承乏於閩浙幸先生之
過從開固竭之情瀾露難挫之詞鋒矧綢繆于
師旅表嘉頌乎微功嬰悼亡之慘毒又枉吊于
表宗感深仁之遠渎喜光儀之屢逢近嘉話而

非一飲湖上之青峰謂仙齡其必邁與邈邈乎
比崇嘗綴詞以相祝匪空言而致工慨江郎之
奄逝而速先生以自同方評信之整踈乍遲疑
而內訟竟承訃推莫救軫余心之不克聞哲胤
之皆賢偉堂基之日隆且大暮之同寐美憂歡
之互攻然終古而永隔固弱情之所鍾聊寄言
而遣奠遙灑泣於便風倘遺靈之未遠冀有鑒
于哀悼尚 饗

表張處士文

并序

處士張君者名冲字應和自少鮮儻不肯學世
儒循章句楚趙取困厄乃挾其貲行賈都邑間
交驩諸豪傑取名聲久之輒復厭遠遊歸鄉里
益治產業周貧卹匱振人之厄尤進交先生長
者購古圖畫鼎敦雜器物珍恠與共欣賞然亦
往往製為守服抗趾巖石用自卓絕於衆以故
州閭多稱之年六十而卒初余未嘗接顏於君
幸托末契於君之子鳳翼敵翼而知君之行義
出恒流若此又能使其子並以文學知名當世

豈不豪哉今二子方痛恨其父不獲登第進

進

介膺景福欲託之文辭播芬馨於將來余友王
元美已擢次君行事為傳因剽其旨為文吊之
辭曰 惟瓌行之倅儻子卑狹士之尠謀懷愴
恨之頗頷兮長鞿羈其若囚時冉冉以逮苟子
何名譽之能脩决繩墨以自疏兮遂託志而遠
遊薄上都以憑覽兮殷品物之混稠聊乘時以
息肘子競闐闐而周流交諸豪之翩翩兮爭赴
諾而命儔聘浮雲以傲嬉兮依古俠以為則忽

瞻瞻而懷歸兮望舊鄉而整策悟羈旅之無成
子循織畷以自殖構堂基其日增兮飭家行而
不忒信中情之弘濟子亦周匱而振厄厦屋備
施以濬邃子列珍恠而媮適尚世哲之優游兮
乘清閒以娛集永窮年而究欲兮恣甘腴之所
擇類向子之畢娶兮肆願志乎嶽石狎素侶以
徜徉兮匪劬勞而遠歷承止足之誠兮庶年以
遐逸胡稟命之不融兮遽懷和而長輯憫二子
之萃菴兮慨殷恤而罔極抱永慕以緡綢兮思

纂言而播德日余既莫覲其清塵于尋響像於
疇昔慨齊世而多違于章義風之未格爰興文
以敬兮庶流譽於斯域

勅漢楊孫羸葬文 并序

王比部元美嘗為楊孫贊嘉王孫生能厚自奉
養及死而羸葬以矯世之厚葬者為高且嘲余
之不知王孫余謂王孫之自厚其生既乖神聖
菲薄飲食之儉又無至人延年却粒之術至於
死而矯世皆非道之極也因戲為文勅之以示

元美且以自解云

煌煌神禹菲飲菲食爰在至人延年却粒王孫
之奉甘腍自賊死而羸葬矯世奚棘以囊盛尸
入地七尺又脫其囊使就真宅且氣所至疇物
能鬲亡形亡聲美化不得死而為鬼鬼既為歸
鬼焉藉尸而久客為彼之厚葬損財無益死而
矯世豈道之極堯之葬也可謂簡易胡况言之
而不是武嗟嗟王孫是謂重惑吾恐祈侯將累
其跡敢告冢人以正邪慝

什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翁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雜著

原怪

天下之無怪也而怪之名立夫謂之怪必其不
恆有於天下者也不恆有於天下而謂之怪吾
固知天下之無怪也久矣既謂其不恆有於天
下而又以為怪不以為怪必其恆有於天下

者也恒有于天下則不惟不以為恠而忘不知其為恠吾固知天下之無恠也久矣夫惟無恠是以恠夫惟恠是以無恠是恠之名也以天下無恠而有無恠者非無恠也以天下盡恠而無以天下之恠無而知天下之恠深矣且天下之恠未必不始於不以為恠而不以為恠之始未必不謂其恠也昔者吳人之聞胡語也其始聞之則駭且笑以為恠三月始欲効之三年而胡語者半又三年而吳人盡為胡人矣其或有不

為胡語者則反駁且笑以為怪而不知昔以為
怪者今不以為怪今之怪乃昔之不怪者乎此
四凶管蔡之所以名於虞周而未聞乎後世
也是豈虞周之世不及夫後哉非也夫虞之世
惟有四凶惟其惟有四凶也則天下必以四凶
為怪周之世惟有管蔡惟其惟有管蔡也則天
下必以管蔡為怪夫天下之所以怪夫四凶管
蔡者非以四凶管蔡為怪也以其不恒有於天
下者也不恒有於天下而謂之怪則後世之不

齊仲庸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聞有四凶管蔡之怪者以天下盡四凶也盡管
蔡也以天下盡四凶盡管蔡則天下必不以四
凶管蔡者為怪矣此吳人之所以怪夫吳人而
不以胡人為怪也吳人不以胡人為怪後世不
以四凶管蔡為怪吾固知天下之無怪也久矣
以天下之怪無而知天下之怪也誤矣是以天
下之怪欲知其有也吾於其無不於其有欲求
其無也吾於其有不於其無

漢印說

今世士大夫名印謂之圖書即漢之私印王球
集古錄亦頗采漢印文而鄭暉又集七十餘印
文名曰漢印式亦皆無所據吳郡吾丘子行工
古篆法與子昂各集印文為譜當時即以為盛
今所傳印文殊少漢法嘉靖間余至丹陽孫氏
出所藏秦漢玉印三十餘鈕皆私印銅鑄官私
印七十餘鈕其鈕各異有龜鈕駝鈕鼻鈕又有
陰陽文子母印孫氏名楨頗為博古秦漢魏晉
及六朝印文類能辨之近上海顧氏已購得孫

氏印及次第購得三千餘印其陽文者約三四百鈕意皆六朝唐印文復縷戾不可辨識至此古法盡矣漢印篆多方頗用隸法最古刻手亦精今嗜古者雖極力摹之不能及也歛人吳考妣好刻印遂書以與之俾知所自也

重脩大雲菴半野堂乞緣疏

伏以優鉢華開誕慈悲於玉象安羅葉變分舍利於金塔寶化於是西淪瓶水由之東注五千大千之界百萬億萬之門靡不離俗歸依隨方

供養模神貝闕光懸日月之燈寫妙珠宮影徹
珊瑚之地真乘再啓釋經重維願鹿苑以何殊
仰驚峰而斯在若吳郡大雲菴之半野堂者蓋
此都之妙域也日廣陵之故園帶長洲之茂苑
平臨龍腦斜抱雉城後枕崇岡前通廣陌銀梁
飛渡八水環功德之池瓊浪虛涵雙塔峙雲仙
之掌霞含吉樹雲聚空臺自然清涼迴扶喧濁
以斯妙域永籍閒安尔其劫代延長風烟頓撼
松掠沓脆皆成白蠹之封獅座塵深盡掩青蓮

之相粵有上座滄浪勤事律儀專精象教以為
絕緣者業廢依幻者法彰苟莊嚴之既隳諒禪
慧其焉託載瞻堂宇篤志纂脩誓發一言弘薰
衆願蔡將軍之崇基表刹敢擅當年孔內史之
薙草開林請看今日願結去來之臘果用培廣
大之福田薦貨如陵無煩入海投珎彌壤有類
為山佇見五力均施龍慧刀于錦石千斤齋運
遊智刃于梅檀轉移傾圮之危增煥丹青之飾
牛泥讓潔雁塔懸輝庶十方法衆之祁祁終茲

了義異一郡高賢之濟濟早勒嘉名謹疏

字義

余名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又漢張仲蔚
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開門養性時人莫知
惟劉熊知之竊既慕其為人而於名義又協故
曰用其名以為字若漢蘭相如司馬相如也蔚
音未物二韻今讀不如未韻尉音暢為佳耳

平倭事宜狀代

謹奏為平夷賊以安地方以固邦本事臣某比

不知忌諱昧死陳奏已蒙 聖慈察臣愚忠無
有容隱謂與今之部右侍郎臣文華所奏事理
相同特加采納此蓋 陛下廣運之德不棄舊
竟之言在古三五之隆殆無以過臣竊念倭本
海中島居小夷偏隅殘醜雖離悍狡猾冒死徵
幸稽留天誅而惡稔禍盈殄滅可俟方今大舉
淮濟之師發荆楚南越之勁卒及橫海樓船之
屬衆且數十餘萬蒸氣成雲彌川蔽谷驅天下
之全力摧偏偶之殘醜泰山壓卵未足稱喻而

淹移歲月已士無功四方轉輸傷威損費千里
之內皆有峻防百姓顛顛處窮城之中朝不及
夕而寇輒殺掠堦野俘培子女金帛攻城殺將
未有去志新寇復來黨與日衆亡有寧息之時
而統帥叅謀之臣曾不能臨敵制勝承階下
赫然欲誅之意上遺聖憂哀憫元元蠲租賑
救仍遣文華沉玉東海宣昭盛德必期殄滅以
固邦本臣是以日夜焦惶發憤期死以圖報陞
下之殊遇臣雖無狀屏跡草野不敢舍血被肉

泯泯轉死滿壑所謂屍未腐而名滅臣有帶顏也臣聞王者之師雖云無戰然必有要其要必出於計數不達于計數而欲得意于天下是百戰而百不勝也百戰而百勝非戰之善者也况不勝乎戰而不勝勞師必久靡救必多故曰師之所處荆棘生之况盜之所處乎是知用兵而不得其要徒自毀也輒敢竭其愚忠以助消塵謹條次平賊事宜如後

高皇帝初定天下倭寇數犯境嘗屢遣諭告魚

無寧歲至十九年乃遣信國公湯和往海上擇
要害處增置衛所及城堡關寨等起遼東山東
抵淮浙蘇淞閩廣數千餘里使烽堠首尾相應
甲士數十餘萬戰艦大小千艘官以備倭為名
守備甚密由是邊境以安今因承平兵革久寢
守備廢弛以致寇敢深入有輕中國之心臣計
今寇變未止兵決無期莫若及時於沿海要害
處凡守禦之備壞敗者逐一繕治飭練戰士一
如高皇帝時寇至必并力擊其凱勞絕其

使道毋使日久堅黨成寇之強為萬全必勝之
策信成達夷則自然懾懼不敢犯境况深入耶
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斯之謂也

一

亡者千乘之國地方百里有兵三萬七千五百
人今東南州縣小者亦非特百里而已而有江
海險絕之阻散弱之卒每州縣不過四五百人
且素無武備一有警急常患乏人去歲寇攻崐
山自四朔十三日至五月十九日寇始引去幾

至力屈免威孤城失守蓋以州縣既無武備又乏人求援故也是以寇發輒轉殺掠如入無人之地非待召募天子出兵不能格比兵至寇退而千里已蕭然矣臣孰計東南州縣宜稍益兵准古千乘十分之二使長有守備緩急足相拯援則寇亦不敢輕入縱入亦不得久留內地效去歲時矣

一

國家之法必計首級有無多寡行賞令兩軍既

接是不及旋日不及視若斬首俯取不惟緩敵
挫銳而賊亦得乘間擊刺且每級重至十五六
斤懸繫太重甚妨馳騁是以陷軍驍勇之士多
緣首級遇害至使一軍失氣喪師敗績而首級
終為它人所取甚非決勝之策莫若申嚴軍制
什伍之法凡戰後計全伍首級有無多寡行賞
或為它伍所獲即次同伍一等或斬獲雖多而
身已遇害尤宜詳覈委實以所應得賞贍恤其
家若各處募兵隨給同伍及親屬收領造冊庶

軍士生有盡敵之心死有激勸之善

一

募兵者以其驍悍林技異於府衛常兵必能取
勝故也近見諸郡召募如山東下邳處州等兵
多有畏懦不諳戰陣臨敵恐駭屢致野戰相次
已迨轉資敵勢何嘗取勝有異常兵是誠設虛
名而損實費臣未見其便也宜明勅所在募兵
官吏務要躬親驗試果驍悍林技異常如兵法
力卒死士之類方可遣發比送到所在行營將

金剛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九
吏尤須驗試詳委收用其名實如不相應即便
放歸與原管募兵官吏一體治罪庶不至敗悞
國計虛費資糧

一

訪得賊中諳水道及樁舟善聞者多漳州泉州
福寧人漳州屬縣詔安有梅嶺龍巖有海滄月
港泉州屬縣晉江同安連界有安海福寧有桐
山皆負海阻民甚桀逆專以勾引番人殺掠為
命梅嶺在閩中極南盡界鄰走馬溪下灣二澳

接廣東潮州走馬船下灣有西山障蔽無風濤
險害賊舡每收泊於此桐山東北盡界接浙江
昔漢時以閩中多阻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
其地今漳州福寧多阻桀逆于閩中又為最即
欲誅之不能盡誅擬合漳州添設通判官一員
專任劄梅嶼福寧州添設同知官一員專任劄
桐山照依海澆安邊館事例其月港安海可各
添設一縣或謂泉州南安縣去府甚近民又稀
少無城池自固宜以南安徙置安海南安都鄙

附近晉江同安者即割隸晉江同安海都副
即割隸南安不必別立縣為省此議前已經福
建都布按三司等官具奏誠為甚便乞即下吏
部議處選擇賢能官員知其俗者諷諭和輯之
又守候誠謹則民既近有所屬而威德宣行自
消其兇悖之心矣

一

徵調如廣西湖廣等處遠兵發行常在萬里之
外雖素晷賒兵其于離絕父母羈孤歲月怨曠

駭動不異恒情又性極貪淫所過侵害甚難節
制煩費倍多如此久留亦易生變若必事平遣
歸仍恐賊一旦竊發無以卒應擬合于近賊州
縣明諭官吏簡募土兵就於各處募兵內有材
技果俊者使之訓練如秦弩長鎗鈎刀標牌之
器嚴加程督一人學戰自可教成云軍三軍服
習其氣必銳亦未必弱于客兵又不若客兵歷
時乃至無救急之用也 以前件謹錄奏聞

臣本不得越分以干廟堂之議然實有愚忠伏

惟 聖恩特賜裁察謹奏

治水述

大理彭侯治岷山之三年考最居上 天子徵
還京師以補臺諫之缺臺諫言官也夫言一人
之得失莫若言國家之本政國家之本政莫重
於財賦財賦莫重於蘇州蘇州歲運之米四百
萬石是國家倉庾也而財賦皆出於水田岷山
蘇州屬縣也竊為侯言之昔司馬遷云吳有三
江五湖之利而宋趙霖又云天下之地膏腴莫

過於水田水田之利莫盛於蘇州吳越王錢氏
有國百年唯長興一歲失稔享利甚饒比後頻
遭旱潦屬者大水數縣滙成巨浸千斛之舟皆
縱橫取路罕辨涯涘百姓斃踣萬狀莫能圖畫
田薄民貧國賦每至空乏不繼古今利害相懸
若此何哉蓋蘇州地既低下而東北瀕海之地
特高浙西六州之水皆流注太湖積水泛濫如
貯盤盂謂之澤國禹穿三江導太湖之水乘入
於海而水始定今三江唯松江洩水為徑後世

以太湖之水獨洩於一江其勢有所不逮故於常熟開二十四浦北達揚子又於崑山開十二浦疏松江之水東入於海民間私港又不可勝數由是高田引以灌溉低田賴以決洩至於瀕海之田雖高日懼鹹潮之害因作堰壩累水不得外流而渾潮日積諸浦漸涇法宜盡決堰壩近海置閘隨潮啓閉使有泄無入閘內港浦常得通流閘外淤沙亦近易為力若堰壩既決浦閘既備苟非厚築圩岸一遇大水湖水隨風往

來則壞岬低田與水湧漑此築圩累岬之法尤
為最要范公仲淹云備園浚河置閘三者如鼎
足缺一不可故錢氏偏據一方專心田事蘇州
有營曰軍四部共七八十人又有濼清之夫是
其享利之饒豈非人事之備乎蘇公軾云浙西
水旱乃人事不備之積正此謂也今洩水要處
吳淞白茆等諸浦大半湮塞閘廢園壞水害日
滋未死之民飢寒失業而部使猶相踵追徵以
至田事輒以國用窘乏務沮不行是使地無可

耕之田民有失業之怨賦亦莫從而出嘗考永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公元吉奉檄開浚其功最著其後正德十年又命工部侍郎李公克嗣重加濬治水害暫息時三法未備終非經久之策為今計者誠宜朝廷不惜浩費博選幹臣推原水利相度事宜舉行三法置官精理以至盡力之吏必令越次推遷則人知沮勸建功必多朝廷無宵旰之憂而長有東南之利誠治世之策也方今三事謨緝熙帝載當無怠於此者矣

之忠廣必能昌言之余不佞敢以是為規焉